

#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 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sup>\*</sup>

王新松

提要：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关键词：公民参与 政治参与 社会参与 公民性

作者王新松，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北京 100875）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15.01.028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水平在逐渐下降，一方面公民参与正式的政治活动的热情有所下降，美、英等国历届大选的投票率在不断下滑<sup>①</sup>，另一方面公民对社区活动和公民组织活动的参与热情也有所降低，1990年代帕特南就提出美国社会出现“独自打保龄”的危机。<sup>②</sup>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城市中，由于社会治理结构和方式的转变以及公民意识的变化，公民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类渠道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公民参与的水平在不断提高。<sup>③</sup>

目前对中国公民参与的研究迄今为止仍较为匮乏，事实上，公民参与的概念甚至很少出现在学术刊物的文章中。研究者似乎常常将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相混淆，用政治参与指代公民参与，并把焦点集中在哪些因素影响了政治参与的水平、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等。然而，公民参与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止于政治参与，社会参与也是公民参与的一个重要部分，且不同类型的公民参与对于政治发展的影响会有所不

\*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1JZD026-5）；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城市社区治理机制研究：国际经验与本土创新”（2013SKL011）。

① Abramson, P. R. and J. H. Aldrich, *The Decline of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2. 76(3): pp. 502-521; Pattie, C. J. and R. J. Johnston, *A Low Turnout Landslide: Abstention in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of 1997*. Political Studies, 2001. 49: pp. 286-305.

②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袁媛、谭建光：《中国志愿服务：从社区到社会》，人民出版社，2011年；张网成：《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2011）——现状、特点及政策启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熊易寒：《从业主福利到公民权利——一个中产阶层移民社区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6期。

同,因此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应该纳入到更大范围的公民参与研究中。

本文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是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二对公民参与的主要理论进行简要回顾,介绍和分析公民参与的主要解释框架;最后讨论公民参与尤其是社会参与对于研究我国现阶段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 一、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参与到社会、社区等共同体的生活中以便改善他人的境遇或是改变共同体的未来。<sup>①</sup> 公民参与的概念包含“公民”和“参与”两部分,“公民”部分强调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性,即“人们定义‘良好公民’的一系列规范”。<sup>②</sup> 公民性首先体现在公民间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公民之间是互惠和合作的水平关系,而非权威与服从者之间的垂直关系;即使有分歧,公民之间也能够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公民性也体现在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公共而非私人事务的关心和投入是公民道德的核心价值。<sup>③</sup>

对公民参与的研究更多地关心“参与”的部分,例如帕特南强调社会结构的建构和参与公民组织的重要性,他认为这有利于培育社会资本以及改善治理的质量,而对于什么类型的参与或者参与到什么类型的公民组织,则没有更细致的探讨。对帕特南来说,无论是通过足球俱乐部、登山俱乐部参与公众生活,还是通过参加选举来参与政治,都是公民参与,并且都能够建立起公民的社会资本。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这种包罗万象式的公民参与定义提出异议——如果公民参与包括所有的公共参与,那么它面临一个“概念延展”的问题,即将一个概念运用到不同的案例中,以至于概念的涵义发生变化并影响到研究结论。<sup>④</sup> Berger认为,从概念本身来说,公

民参与的概念欠缺学者们对概念的一些基本要求<sup>⑤</sup>,例如参加保龄球俱乐部、为政治竞选捐款都被认为是公民参与,可是他们之间似乎缺少概念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此外,公民参与的概念也很难可操作化,它与社会网络、政治参与、公民道德等概念具有相似的概念特征。Berger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将公民参与分为三个概念,包括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道德参与,其中社会参与指对各种组织、协会的参与,至于组织的类型,他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说法,即那些没有政治目的的民间生活中的组织。

与Berger相似,Ekman & Amnå也对公民参与在学术著作中的广泛使用提出挑战,并试图进一步明确其涵义。<sup>⑥</sup> 然而,与Berger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体现公民性的参与行为——非政治类的参与和政治类的参与之间是有联系的,具体来说,如果说政治参与指的是显性的参与行为,那么非政治类的参与或半政治类的公民参与是一种非显性的、潜在的政治参与。尽管作者没有从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政治参与,但他们认为这些社会参与对于我们分析和理解各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社会条件有所帮助。在他们的分类中,非政治类的或半政治类的公民参与——包括向慈善组织捐款、观看政治类电视或阅读报纸、对垃圾进行回收利用、参加社会、社区公益活动等——是政治参与的前奏。

基于以上所述,公民参与是包含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等参与行为在内的更广泛的参与概念,公民性既体现在政治参与行为,如联系公共组织官员以实现自身政治诉求、参加选举活动、为竞选捐款等,也体现在社会参与行为中,如参加公益活动、参加志愿组织和各类社团、为慈善组织捐款等。将公民参与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参与(或是社会参与)事实上忽略了其他参与行为对公民性的体现,而将公民参与变成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放的“垃圾桶”,则使得这个概念失去意义。

然而,Berger对于放弃“公民参与”这一概念而采

① Adler, R. P. and J. Goggin, *What Do We Mean By "Civic Engagement"?* 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2005. 3 (3): pp. 236—253.

② Dalton, R. J., *Citizenship No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Studies, 2008. 56(1): pp. 76—98.

③ Putnam, R. D., R. Leonardi, and R.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1993,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④ Sartori, G.,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 64(4): pp. 1033—1053.

⑤ Berger, B.,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End of Civic Engagement*.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2009. 7 (02); Gerring, J., *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ty, 1999. 31(3): pp. 357—393.

⑥ Ekman, J. and E. Amnå,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Towards A New Typology*. Human Affairs, 2012. 22(3): pp. 283—300.

用具体的参与术语(例如社会参与、政治参与、道德参与)的做法是否可取也值得商榷。一方面,这样做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为语义上的争辩,而实际的问题是对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明确定义。另一方面,公民参与的概念本身具备了 Gerring 所提出的对一个好的学术概念的要求<sup>①</sup>,例如它符合概念的简约化(parsimony),相对于“意识形态”这样的需要列举很多概念特征才能被较为明确地解释的概念,“公民参与”本身具有不言自明的特点,即便是对“公民”和“参与”分别进行定义,也不需要列举过多的概念特征才能够解释清楚。与 Berger 的判断不同的是,“公民参与”的概念事实上具有一定的内部一致性,用于描述它的特征彼此之间具有联系,相互映衬,例如政治参与行为和社会参与行为之间,虽然参与的活动类型不同,动机不一定一致,但总体来说他们能够被归入同一类概念特征,也即公民性的特征。最后,公民参与所包含的的公民性概念,是社会参与或政治参与本身所无法涵盖的,政治参与行为或社会参与行为都可以体现公民性,但每一类行为本身并不是公民性的全部。综上所述,保留公民参与的概念而非用具体参与行为代替之,从概念及其解释功能的角度,是非常有意义的。

## 二、公民参与的理论模型

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一致,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实证研究有的使用“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概念,但实际上讨论的是政治参与<sup>②</sup>,另有为数众多的研究聚焦在解释参与公民组织、志愿行为或是慈善捐款行为等,但忽视了这些具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实际上是公民参与的一部分,以及作为公民参与行为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意义。<sup>③</sup>在更清晰地了解公民参与的概念后,我们有必要在对政治参与和具体的社会参与行为进行解释的理论基础上,总结公民参与的理论模型,这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对各类公民参与行为进行研究。解释公民参与行为主要有五种理论模型,包括理性选择、资源、社会心理、社会资本以及动员模型。

第一,理性选择是解释公民参与行为的一个主要模型,它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即在衡量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其行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基于这个假设,在政治参与例如投票行为中,公民会计算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则实施参与或投票行为。<sup>④</sup>通常,公民从政治参与中可能获得两种类型的收益,一种是工具性的或物质的,另一种是非物质和表达性的。通过政治参与,公民有可能选举与自身利益相符的政治家、实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等,这些是物质利益。然而,与参与的整体相比较,个体公民对选举结果或是公共政策结果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再考虑到政治参与的成本,例如花费时间了解公共议题辩论、花费精力参加政治活动等,政治参与的成本似乎高过收益,不符合理性人的行为假设。<sup>⑤</sup>因此,学者们也从非物质和表达性的收益角度来解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认为政治参与可以使公民获得实践公民权利以及表达公民利益的满足感。<sup>⑥</sup>

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人群由于经济利益与政治或政策联系更紧密,因而通过政治参与来保证自身利益的需求更高。相应地,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更在乎社区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议题,因此也更加有可能通过参加志愿活动来试图解决问题。当然,由理性人所组成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仅仅是通过公民参与来争取和保全自身利益,当其他阶级的利益有可能侵害到自己时,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可能成为保守的政治势力,阻挠其他群体的参与。

第二,社会经济地位对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路径不仅仅是通过理性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也可能取决于公民因其社会经济地位而具备参与公民活动的条件和

<sup>①</sup> Gerring, J., *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olity, 1999. 31(3): pp. 357-393.

<sup>②</sup> Pattie, C., P. Seyd, and P. Whiteley, *Citizenship and Civic Engagem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ur in Britain*. Political Studies, 2003. 51(3): pp. 443-468.

<sup>③</sup> Smith, D. H., *Determinant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and Volunteering: A Literature Review*.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1994. 23(3): pp. 243-263; Wilson, J. and M. Musick, *Who Cares? Toward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Volunteer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 62: pp. 694-713; Bekkers, R. and P.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011. 2(3): pp. 337-365.

<sup>④</sup> Downs, A.,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1957, New York, : Harper.

<sup>⑤</sup>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Harvard economic studies., 1965,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up>⑥</sup> Whitely, P. F. and P. Seyd, *Rationality and Party Activism: Encompassing Tests of Alternative Mod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996. 29(2): pp. 215-234.

资源,例如时间、金钱、健康和公民技能。事实上,有些学者已经提出走出理性选择模型的社会经济地位(SES)理论,而用资源模型解释公民参与。<sup>①</sup>同样是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如收入和教育水平,资源模型的解释路径与理性选择模型不同。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不仅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参与,而可能因为具有更高的收入从而有更多的能力去捐款,因为接受更多的教育从而具有更强的社会认知能力更强,对社会问题更加敏感,对社会现实有更多批判,并且有更强的组织能力开展公民活动,所有这些资源使得他们比其他社会群体有更高的可能性来参与公民活动。此外,资源模型还包括了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所没有考虑的变量,例如时间。虽然收入更高、教育水平更高的公民在一些方面具有更多的参与资源,但是他们可能因为缺少足够的时间而表现出比其他阶层更低的参与水平。<sup>②</sup>

第三,公民参与也可能受到公民的社会心理条件的影响,包括价值观、功效感、对参与的认同度等。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是人对待事物的基本原则,它与人的主观意识形态、世界观等共同作用于人的行为。价值观自然地驱使人采取某种行为——“这样做是对的”——而不考虑或无法解释为什么是对的。<sup>③</sup>此外,公民参与行为也取决于公民是否认为该行为能够起到预期的影响,即功效感,例如参与志愿活动的行为,是否能够实现改变社区、改善弱势群体生活的目标。每个人对自身影响外部环境的能力的预期不同,预期越高的人则更倾向于参与,反之则参与水平越低。<sup>④</sup>公民对参与的心理认同表现为对参与公民活动的兴趣(例如通过媒体了解公民活动或

是与他人讨论公民参与等),也表现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转向非物质主义(例如注重个人的精神追求、环境保护等)。<sup>⑤</sup>

第四,影响公民参与行为的另一个因素是社会资本。帕特南基于其他学者的研究提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网络,这些特征能够促进集体协作从而提高社会效率。<sup>⑥</sup>公民活动具有集体行动的特点,即便是选举这样的个人行为,因其效果取决于其他公民的参与,从而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一个人自身的行为选择受到他对他人行为判断的影响,而帮助人们克服这个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所包含的公民间的基于信任的互惠的行为规范,以及公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建立的网络,有助于促使公民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建立协作。事实上,一些对公民参与的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的相关性。<sup>⑦</sup>

第五,即便公民拥有足够的资源、功效感、社会资本等,也未必会参与公民活动,如帕特南所担忧的那样,受现代化生活方式所影响的城市居民有足够多的方式度过工作以外的时间,人们被电视、网络等媒介留在家中,而逐渐放弃传统的社会活动或社区生活。换句话说,公民参与受到其他私人活动竞争的威胁。然而,如果公民受到来自外界的动员——或是政党、社会组织,或是亲戚、朋友——其参加公民活动而不是与之相竞争的其他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例如,在竞争激烈的选举中,政党的拉票竞选活动会使选民感到选票的重要性,从而促使其参选。<sup>⑧</sup>对美国的公民捐款行为的研究也表明,非裔美国人的捐款率低于白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募款组织向非裔美国人募款的可能性更

① Brady, H. E., S. Verba, and K. L. Schlozman,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89(2): pp. 271—294; Verba, S., K. L. Schlozman, and H.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199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② Wilson, J., *Volunteer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 26: pp. 215—240.

③ Musick, M. A. and J. Wilson, *Volunteers: A Social Profile*. 200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④ Nie, N. H., J. G. Bingham Powell, and K. Prewitt,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Part I*.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9, 63(2): pp. 361—378.

⑤ Inglehart, R.,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1997,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⑥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199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ury, G., *A Dynamic Theory of Racial Income Differences, in Women, Minorities, and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P. A. Wallace and A. L. Mund, Editors. 1977, Lexington Books: Lexington, Mass.

⑦ Tong, K. K., E. P. W. Hung, and S. M. Yuen, *The Quality of Social Networks: Its Determinants and Impacts on Helping and Volunteering in Macao*.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1, 102(2): pp. 351—361; Xu, Q., D. D. Perkins, and J. C. —C. Chow, *Sense of Community, Neighboring, and Social Capital as Predictors of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0, 45(3—4): pp. 259—271.

⑧ Leighley, J. E. and J. Nagler, *Individual and Systemic Influences on Turnout: Who Votes?* 1984.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2, 54(3): pp. 718—740.

低。<sup>①</sup>

### 三、为什么需要研究公民参与

总体来说,公民参与的解释框架与政治参与以及志愿、慈善等参与行为的解释框架重合,但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强调对公民参与的研究?首先,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辨析有助于我们区分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并厘清这三个概念间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不再相互等同,公民参与也不再是一个笼统的、语意不清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公民或是以个体方式参与、或是通过参加各类组织从而参与到体现公民性的活动中的过程。根据活动的类型,公民参与既包括政治参与,也包括社会参与,还包括如 Berger 所说的道德参与,即人们对公民道德(例如宽容、互助、守法等)的自我遵守的态度和行为。

第二,区分开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这三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类型公民参与行为会体现出差异,这个差异更全面地反映出在某一时间点,政治社会的发展特征。例如目前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参与和对政治变革的推动,总体结论是中产阶级成员的参与态度比其他阶层更不积极,参与行为的程度也低于其他社会阶层。然而这个结论是否能代表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的整体态度和行为特点?是否能说明中产阶级缺少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甚至是缺乏公民性?当我们把公民参与区分为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后,对两种公民参与类型分别研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一项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志愿行为的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成员的社会参与态度和参与行为程度都要高于其他社会阶层<sup>②</sup>,换句话说,虽然中产阶级成员对于选举、联系政府等政治参与行为的热情不高,参与程度也较其他阶层更低,但是其公民性体现在了社会参与方面,中产阶级更积极地参与由单位、社区、公民组织等发起组织的各项志愿活动,从而表达自身对社会事务的关心和责任感,而这类参与形式对于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并不亚于政治参与。

第三,基于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对公民参与概念的辨析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强化社会参与的概念并推进对社会参与的研究。确切地说,以“社会参与”为题的著作目前已有不少,但为什么还要重新强化对社会参

与的研究?我们需要简要回顾社会参与的研究发展,受历史的影响,社会参与的研究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在 1980—1990 年代兴起于发达国家、推广于全球的对“治理”和“善治”的研究,随着新自由主义在 1980 年代的兴起,美欧大国纷纷开始实施“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除了政府,更应将社会中的各个角色纳入进来,“参与”被认为是“善治”的主要条件之一。善治的概念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后,对参与的研究开始兴起。第二阶段是在 1990 年代,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开始承担越来越主要的公共服务,同时由于财政分权政策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财政紧张,“社会化”的政策开始被推行,提倡让社会参与进来与政府共同承担公共服务。随着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公共治理过程中(主要是公共服务递送),对社会参与的研究也逐渐兴盛,直到今天,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仍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分支。第三阶段则是在 2007 年之后,随着党的 17 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大量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开始出现,并有相当一部分把焦点放在公众参与的部分。

然而,以上三波对社会参与的研究具有两个共同的特点,首先是参与的主体或是有局限性或是不够明确,对善治和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过多地强调参与的过程而忽略了参与的主体,对社会化的研究则把目光集中在社会组织而非公民个体。其次,既有的研究似乎把社会参与作为一个目的而非手段,如何实现社会参与是研究者的主要关注点,而社会参与意味着什么却恰恰被忽略了。虽然对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注重探讨社会参与对于政治制度变化的影响,然而类似的研究都在较为宏观的层面进行讨论,而忽略了公民的个人参与对于公民自身的公民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乃至对社会中公民性的影响,最终对国家治理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本文所阐述的社会参与,首先强调参与的主体是公民个体。个体或是单独开展公民活动,或是发起组织或参与到其他个体所组织的公民活动,或是参加社会组织所开展的公民活动。但无论怎样,社会参与的主体首先是公民个体,而非社会组织。其次,确定以个体为研究主体后,对参与的研究既包括影响它的因素,

<sup>①</sup> Musick, M. A., J. Wilson, and W. B. Bynum, *Race and Formal Volunteering: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lass and Religion*. *Social Forces*, 2000, 78(4): pp. 1539—1570.

<sup>②</sup> 王新松:《中国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基于城市社区调查的实证研究》(未发表),2014年。

也包括它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我国公民通过参与各类社会活动影响公共事务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全国的注册志愿者人数从2008年的2946万人升至2013年的5000万,但是对志愿者的社会参与行为的研究仍比较缺乏,我们对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哪些因素促使公民参与志愿活动,仍知之甚少。相类似地,对公民捐款等慈善行为的研究也仍处在起步阶段。

除此之外,以个体为分析层级,研究公民的社会参与行为还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和分析社会参与所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首先是对个体本身的,例如个体的公民网络的建立、社会资本的增加、功效感的增强以及更广泛的参与动力的提高等。仍以中产阶层的公民参与为例,如果中产阶层成员对社会参与的态度和行为更积极,这是否会增进公民的信任感和包容度,帮助建立公民间的参与网络,甚至改变公民的价值观?而这些因

素,根据公民参与的解释框架,最终是否会推动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态度和行为?社会参与是否如Ekman & Amnå所阐述,是政治参与的前奏?这些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基于此,社会参与对公民个体的影响从长期来看也会影响到社会和政治的整体发展。

总之,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帮助我们认识到公民参与概念本身的连贯性和简约化,尤其是对公民参与进行分类后,将社会参与的概念重新带回到研究视野中。这与以往对社会参与的研究有所不同,而需要更加关注个体的参与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带来的影响、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等,此乃是本文对现阶段公民参与研究的一点寄望。

责任编辑:张平